

南美洲的殉道血

陳惠雪



宣教士的血，濺在南美洲，滋養一粒粒的種子，茁壯成一株株的大樹，結出無數的果實。

1900年，南美洲操西班牙語的人口幾乎全被認為是天主教徒，據估計，當時屬保守派基督徒的只約5萬。今日，根據《普世宣教手冊》所列，屬福音派的基督徒已接近5,500萬，靈恩派的發展也很可觀。變化之大，增長比率之巨，很多地區皆望塵莫及。

一直以來，南美洲因其天主教背景而為更正宗教會所忽略，也缺乏了像亞洲、非洲或太平洋這些未聞基督之名的地區具吸引力。直至十九世紀宣教運動迭興，信心差會的成立，進軍內陸地區的呼聲，加上二十世紀初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（1910年），集中研討如何向未得之民傳福音，一些人開始注視這個地區，並組成新的差會，目標是當地叢林的印第安土著。我們所熟悉的有由金綸湯遜（Cameron Townsend）所成立的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（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），為未接觸福音的部族以母語翻譯聖經，成績卓著。

本文則寫40至50年代，為南美洲的叢林部族獻上了生命的10位勇士。他們是新部落差會（New Tribe Mission）的創辦人和首批的宣教士，以及「奧加行動」（Operation Auca）的成員。



新部落差會的勇士

1942年，原本在馬來西亞宣教的保羅弗朗明（Paul Fleming），因病回到美國休養，與密西根州的牧師西維爾戴西（Cecil Dye）燃起了共同的異象，關心那些福音從未傳到的遙遠部落。經過長時間的討論，一個新的信心差會——新部落差會成立了，不隸屬於任何宗派，目標是尋找「新的部落」去傳福音。

當年秋天，弗朗明留守美國總部，負責聯絡，而戴西帶著妻子和3名兒女等一行16人，進入南美洲的玻利維亞（Bolivia），於聖誕前夕抵達聖克魯斯（Santa Cruz）。要往那裡、到那個部落，他們完全沒有頭緒，只憑著信心出發；唯一所知的，是「主領我何往，我必去」。無論當地屢屢傳出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，或土著殺害白人的手法如何凶殘，會襲擊任何接近他們的文明人，一定不能活著回來。但他們認定，只要是神的引領，便不必懼怕。

戴西得到一位熟悉草多而炎熱森林之地的醫生所指示，確定了以印第安艾奧力斯族人（Ayore's）為對象，要進入那片有「綠色地獄」（Green Hell）之稱的叢林。他們願意忍受荊棘的刺傷、昆蟲的侵

襲、瘧疾的騰折，也不理會他人的警告，戴西等人意志堅定不移，只期望將福音帶給這群未得之民。戴西和隊中的婦女和孩子先乘飛機進入內陸，其餘隊員於 1943 年 2 月抵達最前線的宣教基地羅伯 (Roberé)，為進入內陸地區作準備。

艾奧力斯人是遊牧民族，居無定所，難以尋訪蹤跡。為此，他們用盡了一切可行之法：開闢一條穿過森林的道路，相信能通往艾奧力斯人出沒之地；兩位太太遷往森林心臟地帶的一小鎮，估計族人會在這裡進出。然後，戴西和他的弟弟鮑勃 (Bob Dye) 以及賀士白 (George Hosback)、培根 (Dave Beacon)、漢德 (Eldon Hunter) 5 人進入了森林，並未攜帶任何武器，因為不想傷害任何人，也不要因槍火攔阻了福音的傳揚。那天是 1943 年 11 月 5 日，從此他們就失去了蹤跡。

或許有人會質疑他們急進，並未作出周詳的計劃，但他們要將福音帶給這個印第安部族的心志，和對神的信靠，卻是無可置疑的。在進入叢林前，戴西留下一個短柬，大意如下：「這次探險的成敗和個人生命的安危，我們並不關心，無論發生了任何事，我們都只希望神得到最高的榮耀。我們深知黑暗的勢力掌管著一切，攔阻我們達成目標……若此行失敗，我們喪掉生命，只盼能激發更多基督徒放棄物質的享受，關心失喪的靈魂，對下一個深入同一個部族的探險隊更多禱告關懷，有更多的志願軍興起，使每一個部族在這個世代裡都得聞福音。」最年青的隊員賀士白也留下這樣的說話：「但神豈不曾藉著祂的使者堵住獅子的口，藉著祂的同在『熄滅大火的烈焰麼？』祂不是『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』那位麼？」

按照約定，一個月後餘下的兩位男隊員與玻利維亞人組成搜索隊。結果在艾奧力斯人曾紮營的地方發現他們曾用過的刀、穿過的襪、照相機零件等物件，但 5 位宣教士卻了無蹤影。

宣教士的妻子和餘下的隊員並未因此而退縮，仍然留在玻利維亞，並且知道要慢慢地熟悉周圍的環境。其中一位遇害宣教士的遺孀珍妮 (Jean Dye) 為了學習艾奧力斯語，遷到聖荷西，向被俘於當地的艾奧力斯人奴隸學習；而餘下的一位男隊員莫理倫 (Joe Moreno)，則領導留下來的人，耐心的遙遠觀察艾奧力斯人的生活習慣，並經常留下禮物在

他們曾紮營的地方。3 年後，一些艾奧力斯人開始有回應，在留下禮物的營地上也放下了兩件物件。1947 年 8 月 12 日，令人興奮的時刻來到，幾個艾奧力斯人放下弓箭及長矛來到，表示願意與「文明人」做朋友，莫理倫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，他從心底裡感謝神成全這事，曉得這是個神蹟。

從此，艾奧力斯人與宣教士見面的機會多了，對文明人的信心也增加，甚至有些人來到珍妮等人的住處，一起生活，而福音也由此傳開了。也知道殺害 5 位宣教士的是另一群艾奧力斯人，這時已是遇害 9 年以後了。當日，艾奧力斯人看見 5 個白人進到他們的村落，並帶了工具來搭掛帳幕，非常驚慌，就用弓箭射向其中一人。宣教士扶著受傷的同伴離去，艾奧力斯人走上前來拾取他們的物件，其中有拾不到的追上前來氣憤地用長矛刺傷了培根，其他遲來的艾奧力斯人以為雙方發生爭鬥，就用長矛、木棒把他們打死。然後，酋長來到，知道了事件的經過，就把 5 人埋在被殺的土地上。而這位用矛刺死培根的人，日後也歸信了基督。

正如戴西所期望，5 位宣教士甘心為福音獻上生命，激發更多人投身宣教。1944 年 1 月，波特腓 (Bruce Porterfield) 聽到了 5 位宣教士失蹤的消息，就在當天晚上奉獻自己作宣教士，前往玻利維亞，以填補空缺，日後並成為「新部落差會」在當地的代表。戴西的兒子長大後亦繼父遺志，從事部族的福音工作。然而，宣教士遭遇不幸的事件仍時有發生：1949 至 50 年，差會兩部飛機先後在南美洲墜毀，機上所有人罹難，包括弗朗明在內；再一年，波特腓的同工雅活 (David Yarwood) 被一個印第安部族所殺；1953 年，14 位年青學生在訓練中心附近的森林大火中喪生。

不過，福音工人前仆後繼，宣教士數目增長異常迅速，至 1980 年，新部落差會的宣教士已逾 1,600 人，將福音帶到 140 多個部族。今日，新部落差會在全球超過 18 個國家建立了部族教會。

奧加行動的殉道者

5 位宣教士在玻利維亞犧牲了後 10 年，在赤道國厄瓜多爾 (Ecuador) 同樣又發生轟動世界的事。1955 年秋，5 位年青的宣教士矢志要進入亞馬遜叢林，將福音帶給最駭人聽聞的部族，一個名為奧加



弗連銘和麥克卡里都曾經接觸過奧加人的對頭克丘亞人（Quichuas），知道奧加人的可怕，但卻產生了異象；艾歷澳也如是，夢想有一天可以把福音傳給他們。於是，這5位年青的宣教士經常聚在一起商談，也積極從搬到外面居住的奧加人學習語言。1953年12月，弗連銘在日記中這樣寫：「昨夜我與盛南特和來自美國的客人克利夫詳談奧加族的事，這是個嚴肅的問題，有不能不觸及的部族仇恨、謀殺、殺害，受害者可能因仇恨而被肢解。我深深覺得，神正帶領我為這件事出力……」

行動（Operation Auca）的計劃就此誕生了。

「奧加人」是鄰近部族對「瓦達尼人」的稱謂，是「赤裸的人」之意，因為瓦達尼人經常不穿衣服。這是其中一個隱居在亞馬遜叢林的印第安土著，過半遊牧的狩獵生活，與外界不相往來，仍有獵頭的習慣。奧加人很強悍，經常殺害闖入他們領地的其他印第安部族，也殺害了不少西班牙人、天主教神父，以及來此地搜尋天然資源的商人，因此「奧加人」就代表了「野蠻人」。其中最驚動文明世界的事件是，蜆殼石油公司的8名雇員於1943年被這族人所殺害，加上經常受干擾，石油公司被迫撤離這片蘊藏著豐富石油的土地。而厄瓜多爾政府為保障經濟利益，計劃要將這部族趕進更深的叢林深處。宣教士聽見這消息，更急於要將福音盡早帶給他們。

這5位宣教士是宣教飛行團契（Missionary Aviation Fellowship）的駕駛員盛南特（Nate Saint）、福音宣教協會（Gospel Mission Union）的尤里達安（Roger Youderian）、基督徒遍地宣教會（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）的艾歷澳（Jim Elliot）、弗連銘（Peter Fleming）和麥克卡里（Ed McCully）。5人中以盛南特的資歷最深，已在厄瓜多爾工作了7年，專門駕駛飛機運送物資到部族居住的地方，因此經常聽聞奧加人的故事，惜未有機會與奧加人直接接觸。其餘各人也都懷著一股向赤道印第安部族宣教的熱誠，到了厄瓜多爾，分別有兩三年之久。

1955年9月19日，盛南特駕著飛機巡察，首次看見奧加人聚居的村落。在隨後數星期，他們定期把禮物用桶盛載著垂下。禮物包括了大刀、小刀、衣服和他們的相片，並大聲用奧加語問安。如此贈送禮物多次之後，也收到奧加人的回應，在垂下的禮物桶內放了一隻活鸚鵡、花生和一條猴子尾。與奧加人多次交換禮物大概三個月後，他們認為可以更接近奧加人。雖然仍有人反對，認為太急進，但終於在1956年1月3日正式登陸奧加村落所在的柯拉利河（Curaray River）的短沙淺灘，他們起名為「棕櫚灘」，並開始架建茅屋。同時，他們也作出了決定，弗連銘與盛南特每晚飛返在亞拉尊盧（Arajuno）的基地，因為奧加人往往會在黎明前突襲。同時，也安排了由宣教飛行團契的駕駛員建倫（Johnny Keenan）負責後援。

5位宣教士當然知道危險，但他們確信為神不惜冒這大險。艾歷澳比較急進，他的座右銘是：「犧牲是遲早的事，為得到永不失掉的，並不算傻。」他也經常說：「為了奧加族的得救，死也願意。」他們設計了一套密碼，以無線短波通話，把行蹤保密，只告訴妻子，對外人則含糊其辭，目的是不要讓消息洩漏，吸引好奇者和記者來採訪，引起奧加人的反感。

在登陸的第四天，他們遇上了幾位赤身的奧加人，友善的接受了所送贈的禮物，其中一位男士並願意試坐他們的飛機，他們覺得奧加人完全沒有機

心。然而，就在**1月8日**的下午，外界的人不能再與他們聯絡了。盛南特的手表被石頭擊破，停在**3時12分**。翌日清晨，建倫駕飛機到棕櫚灘，只看見他們的飛機被毀得稀爛，一個人影也沒有。

這個消息震撼全世界，宣教士和政府組織了一支搜索隊，兩天後從河裡拉起四具屍體，明顯是被棕櫚木所做的茅槍所刺，另一具可能被河水沖走了。

5位宣教士的遺孀哀痛莫名，但並沒有後悔，因為她們把苦樂置諸度外。盛南特的兒子史提夫(Steve Saint)當時只有**5歲**，他不僅沒有憎恨這些殺死他父親的人，長大後與家人重回奧加人中間分享神的愛，也與殺死父親的人成為朋友，並寫了一本名為《奧卡人的新生》(*End of The Spear*)的書，艾歷澳的遺孀伊莉沙白(Elizabeth Elliot)在傷痛過後，把他們的經歷寫成了《穿越榮耀之門》(*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*)。

在神手中，生命不會白過，血不會白流。宣教飛行團契仍然投擲禮物，盛南特的姊姊盛拉結(Rachel Saint)繼續努力學習奧加語。突破的時刻終於來到了，**1958年**，**3位**接受了基督的奧加婦女返回本族，**3星期後**，她們邀請盛拉結和伊莉沙白前往探訪。數年後，全奧加族**100人**左右都歸入了基督名下。這些曾是獵頭族的土著，現在成了救人靈魂的基督精兵，向附近的部落傳福音好消息。

他們的生命，激發了許多青年，步履他們的血跡。如今，厄瓜多爾的叢林部族差不多已經有教會和聖經了，但仍需為他們的教會能夠成熟發展，有能力處理現代化問題以及由西班牙文化等帶來的衝擊代禱。

參考書目：

巫秉駒譯：《披荊斬棘（三）》（台北：中信，1989。）

樓鑑編著：《殉道士的血》（台北：基督中心，1970。）

史提夫盛拉特著，朱燕楠、馬曉垚譯：《奧卡人的新生》（北京：中國電影，2007。）

陳惠文編：《普世宣教手冊》（三藩市：美國大使命中心，2003。）

（作者為大使命中心編輯）